

[美] 彼得·巴恩斯/著

Peter Barnes

吴士宏/译

应用其作为成功企业家的多年经验，
巴恩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将如何升级，
以使其保护而不是毁灭我们的星球。
任何眼光长远的人都应阅读此书。

—— 小罗伯特·肯尼迪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高级律师

讨回公共权益的指南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3.0

一本危险的书——它将带来资本主义的革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 3.0 / (美) 巴恩斯著; 吴士宏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12

书名原文: Capitalism 3.0

ISBN 978-7-5442-3876-2

I. 资… II. ①巴… ②吴… III.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7927 号

版权合同登记证号: 30-2007-163

悦读经济学

发现 财富秘密

项目创意 / 设计制作 / 紫圖圖書 ZITO

本书著作权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Copyright © 2006 by Peter Barnes

Copyright licensed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7 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

ZIBENZHUYI 3.0

资 本 主 义 3.0

原 著 [美] 彼得·巴恩斯

翻 译 吴士宏

责任编辑 黄 利

封面设计 紫圖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南海出版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76-2

定 价 25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资本主义 3.0
Capitalism 3.0

献给科妮莉亚与烟儿

To Cornelia and Smokey

因为，
劳动力是劳动者的无可置疑的财产，
当为其他人在公共权益中
保留了充足及同质的成果之后，
唯有劳动者对其曾
贡献出劳动的成果享有权利。

——约翰·洛克 (1690)

资本主义 3.0

Capitalism 3.0

讨 回 公 共 权 益 之 指 南
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

[美] 彼得·巴恩斯 / 著
PETER BARNES

吴士宏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推荐序

创造新文明梦想

吴思

2000年夏天，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的长文，两千多年纵笔而下，意气浩荡，忍不住在结尾处遥想人类未来。

我想，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太能干了。无休止的竞争造就了人类的强大力量，打破了人类这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甚至其他物质运动形态的平衡。人类因此而遭到报应。造化中的弱者对人类的过度侵犯作出恶性反应，以自身毁灭的方式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个道理和中国历代王朝走向崩溃的道理一样，官家过于强大，民不堪命，终于共同毁灭。

那么，如何是好呢？

我的梦想是：在人类的现实利益格局中，为造化的其他成员设立代表，替它们抵御人类的过度侵犯。不建立这样的制度，人类与造化其他成员的关系危机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将权利保护和代议制之类的设计扩展到其他物种。

中国的资源基础特别脆弱，或许能先行一步，抑制人类的过度侵犯，发展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明。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梦想太奢侈了。毕竟这是全人类的前沿问题，而中国问题多多，公民的权利保护和代议制尚且屡遭诟病，哪里轮得上我们创造新文明？

读了彼得·巴恩斯的《资本主义3.0》，我有一种梦想成形的感觉。在这本书

中，巴恩斯为大气、河流、其他物种及尚未出生的人类后代找到了代表，建立了组织，帮助这个新生儿理顺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关系，而且借用了人类已有的组织创造，借用了市场的经济力量，借用了大众关心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特别引人联想的是：巴恩斯认为，实现这个梦想的历史机遇，还没有在美国出现。在美国的制度中，选民和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最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放肆地从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那里借贷，拖欠不还，而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无力对抗。作者要等待时机，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安插一个债主。他说：“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了美国政府，但还不是全部。每个世纪总有一两次短暂的空隙，其间，非企业的力量能够占到一点优势。没人可以预言何时将会再出现这样的空隙，但可以放心地说，那是肯定会到来的。我们必须在其到来之前，为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我持续的公益部门作好准备。”

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关注眼前利益的选民，都不能支配政府。我们似乎就在巴恩斯梦想的空隙之中，面临着由政府主导的文明创新的历史机遇。一旦梦想成真，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能获得新的财源。

中国真有机会先行一步吗？

我收到本书译稿的那天，2007年9月10日，新闻报道说，北京的平均气温比去年升高一度。我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日子。强汉，盛唐，气温就比上世纪50年代高出一两度，这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再往高走，历史经验就没用了。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我们？这类难题不肯等到中国解决其他问题之后降临，它现在就来了。在太湖，在淮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天上地下，危机无处不在。

2007年9月17日

译者序

升级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鉴

吴士宏

我为了公益研习，曾译了两本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自传），也很明白了一点：做译者很难，并无意知难而继。于是，当紫图图书的编辑提议我翻译《资本主义3.0》一书时，我即以此作答。然而在阅读原著之后，我觉得这本书真是很有意思，犹豫再三还是放不下，最终就上手翻译了。

按照我的浅显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既是当代最有效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一，也是当代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它肆意攫取人类共享的资源，超支挥霍人类与其他生物所共享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然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设计就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带来的弊病也都是出自其基因之“天然”。若想靠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幡然悔悟”是不可能的——那违背了其原始设计；若想靠着企业家们的“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不可能的——企业家们的终极义务就是要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至于民主社会的民选领袖们，就更靠不住了——政客们要的是选票，而不是超过选期（四年或更久）的未来。要想纠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诸多弊病，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包括环境、气候等在内的严重问题，有两个思路，或者，推翻它；或者，升级它。作者提出的建议是，将资本主义升级：建立一个（一些）能够与资本主义体制达到平衡的机构体制，从而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为当今社会、人类后代，以及其他物种保持维护并传承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包括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结构与文化。

题目很宏大——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体制；而结论很“简单”——建立公共权益信托机构，以人类后代以及人类以外物种为信托利益方。

在“公共权益信托机构”的设计之下，谁要继续占用这些今天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信托者的利益（比如，空气、水、矿藏），就需付钱，公共权益的资源，再也不是能够免费使用的。由此，企业将被迫投向更加可持续的科技，而那些公共权益的资源将得到保护。可能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站得住脚的：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信托机构也是立基于财产所有权——资本主义体制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许，为未来人类以及人类以外的生物的信托机构，就在这一点上可以最终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达到一种平衡？作者在书中阐述的一些当今已经存在的范例，也在表达着这种可能性。

我还不揣冒昧私下琢磨，这样的思路，或可能对中国摸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些启发和借鉴？或许在我们借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展经验的同时，可以避免一些资本主义已经蹈之深重的麻烦？比如，以政府主导而建立一些真正为公共权益负责的信托机构……

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很多的学问，我都不大懂。只觉得这本书有意思，到底有没有意思，“意思”在哪里，还有待有识之士裁定。

谨此诚挚地感谢吴敬琏先生的关心，感谢吴思先生作序，感谢我的企业家与学者朋友们的兴趣和鼓励。并感谢紫图图书引入此书。

2007年10月

作者序

为《资本主义3.0》中文版序

彼得·巴恩斯

我是一个美国商人。我著写此书，旨在为我所看到的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缺陷找到解决之道。然而，我相信中国也可以从本书的许多探索和思考中得到借鉴，因为你们也正行进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之上，也一定认识到了，这条道路并非通向天堂。

资本主义有很多好处——没有人对它能够产出丰富的、甚至是过剩的物质产品再抱有怀疑。但是，资本主义也确实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副作用：其一，它毁坏自然；其二，它扩大贫富差距。它持续不断地、自动地重复着这两个副作用，并且不具备任何自我纠正的能力。如若中国不加小心，也将可能被卷入一种绝非愉快的社会环境之中。

然而，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

要想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共权益部门。我指的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部门，而是指一个对人类未来后代与所有公民的利益一视同仁的、而非对资本或政客负责的部门。这个部门的角色是，保护自然，并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分享经由公共财富流动所产生的收益，其中包括一些非劳动产生的收入。在美国，这个部门可以经由信托的形式而得到最佳构建；在中国，或许有

其他方式可循，然而，目标应是相同的。

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的形式，仍将保持其活力与效率，但还要兼备自我纠正机制，以限制其对自然的毁坏，以及财富被一小部分人所集中控制的状态。它将比美国当今的资本主义更加先进。我并坚信，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必将采用这种形式——若想在 21 世纪中生存。

我衷心希望，随着此书中文版的出版，中国也会以其中国特色的方式，迅速启动这个重要的转型。将来，也许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将不仅在于从中国出口的产品，并且于中国所出口的经济模式。

2007 年 10 月 26 日

致 谢

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是经由整个生命过程而形成的，所以，我心怀感激的人们远远多于了我所能提及的名字。

首先要提到我仙逝的双亲。我的母亲里贾娜（Regina）在世时是一位严格的英语教师，我的父亲里奥（Leo）是一位渊博的经济学家，所以毫不奇怪，我曾涉猎于新闻和商业这两个领域，而现在又在著写关于经济的书了。我的激情和语法，以及我的好奇与逻辑，归功于对他们二人各自的传承。

我的伴侣科妮莉亚·达兰特（Cornelia Durrant）使得本书终成现实。书中许多最锐利的看法，除了来自烟儿（Smokey）的，都来自于她。

我的编辑 Johanna Vondeling 从最初就理解此书，并把握了本书的全程轨迹；还要感谢 Steve Piersanti 与 BK（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的全体同仁，感谢 John de Graaf 将我引介给 BK 出版社。

感谢 Seth Zuckerman 将无序的草稿理出清晰的头绪，否则我不可能按期交稿。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为我提供了在意大利贝拉焦（Bellagio）的写作地点，谨此深深地表达谢忱。

我在 Tomales Bay Institute 的研究员同事们——尤其是 Jonathan Rowe 和 David Bollier——从来都是思想和鼓励的源泉。还有，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我还要感谢 Dean Baker, Harriet Barlow, Connie Best, James Boyce, Rachel Breen, Marc Breslow, Peter Brown, Chuck Collins, Chris Desser, Peter Dorman, Brett Frischmann, Robert Glennon, Charles Halpern, Ann Hancock, Lewis Hyde, Marjorie Kelly, George Lakoff, Frances and Anna Lappé, Kathleen Maloney, Neil Mendenhall, David Morris, Richard Norgaard, Matt Pawa, Carolyn Raffensperger, Julie Ristau, Mark Sommer, Allen White, Bob Wilkinson, Susan Witt, 还有 Oran Young。

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以其著述对我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是：E.F. Schumacher, Herman Daly, John Maynard Keyne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onald Coase, Louis Kelso, 还有 Henry George。

全靠着我的所有家人的爱与支持，本书的写作过程才成为可能，尤其要感谢伊莱（Eli）和扎克（Zack），深深地感谢你们！

目录

推荐序 创造新文明的梦想	4
译者序 升级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鉴	6
作者序 为《资本主义3.0》中文版序	8
致谢	10
前言	12

第一部 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 升级之时已至	20
第二章 资本主义简史	31
第三章 政府的局限	48
第四章 私有化的局限	63

第二部 解决方案

第五章 再造公共权益	76
第六章 造物之信托	89
第七章 共同的生存权利	110
第八章 文化共享	124

第三部 付诸实施

第九章 建立公共权益部门	140
第十章 你可以做的事	158

附录

企业、国家与公共部门的关键特征	170
注释	171
互联网资源指南	180
参考文献索引	182
关于作者	190
本书电子版本的说明	191

前言

我是一个商人。我相信社会应给予成功的创新者以利润的回报。同时，我也深知逐利行为所带来的不健康的副作用，诸如污染、浪费、不平等、焦虑，乃至对生活目的本身的众多困惑。

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一概反对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然而历史说服我，政府未能适当地保护普通公民的利益，更不能对人类的后代、生态环境以及非人类物种提供有效的保护。其原因在于，多数时候——尽管还不是全部——政府都以私营企业的利益为先。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系统性**问题，而不只是选举新的领导人所能解决的。如果你沿用传统的观点方法，你可能也会像我前不久那样陷入困惑和沮丧。如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深刻的弊病而政府又无能为力，那么，希望又何在呢？

我为我们时代的这一巨大困境而深受困扰。多年以来，右派一直在讲——不是讲，简直是在**大喊大叫**——政府有缺陷，而只有私有化、撤销管制以及减税才能拯救我们。而左派也一直在坚持，唯有政府才能够将我们从市场化的缺陷中拯救出来。问题是，两派都是正误参半。正确的是：两派各认为政府与市场是存在缺陷的；谬误则在于：两派认为唯一的拯救方案只存在于市场或政府之中。但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如何是好呢？或许，有一种被忽略了体制能够帮助我们？

10年前，当我从共同创建的运营资产公司（Working Assets）退休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困境问题。（运营资产公司，提供电话与信用卡服务，并通过其服务自动地向致力于改善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提供捐助。）起初，我的思考集中在由于人工致热气体排放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有分析家将其视为“公共权益的悲剧”——这个概念在40年前由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¹（Garrett Hardin）提出，并得到普遍接受。根据哈丁的观点，人们出于内在的私利驱动，总会过度地耗费

公共权益。而我看到的则是双重的悲剧：其一，市场的悲剧，市场无法抑制自身的过度行为；其二，政府的悲剧，由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威力强大，而人类的后代又不能为当局投票，政府就不去保护环境。

以这种方式观察形势，就导出了一个假说：如果公共权益是市场与政府失误的**受害者**，而不是导致其自我毁灭的根源，则解决办法就可能存在于对公共权益的加强之中。但如何能够做到呢？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公共权益历来缺乏明确有效的拥有者，所以历来很难对其加以管理。如果废弃物处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拥有大气层，它就会对废气排放者收费，就像对在陆地上投放垃圾的人们收费一样。然而，没有什么人拥有大气层的权利，于是废气就可以没有限制、不用成本地尽情排放。

当然，无人拥有大气层是事出有因的。自人类有记忆起，空气从来就是充足的，所以从来不必去计较什么拥有权。但时至今日，早已昨是今非。我们广阔的天空已不再空旷，其间充斥着各色看不见的气体，改变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一直赖以生存的气候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中，空气已变为短缺的资源，也许，若能够使得空气具有清晰的拥有者，并不是个坏主意。

但是，应该由谁来拥有天空呢？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像修持禅宗（**Zen koan**），一个看似天真的询问，却意想不到地打开了很多扇门。我琢磨过如何创建一个拯救星球、拥有天空的营利性企业，毕竟，我曾经在持着良好的社会意愿的同时又能经营得很成功。当这种思路走不通时，我又想到一种可能，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创建一个代表未来人类来管理大气层的信托机构，而当代的公民则都作为其第二受益人。这个信托机构将会（假设它拥有大气层）像废弃物处理公司那样行事：根据向日渐减少的储存空间排放的废物量，向投放者收费。污染将持续减少而排放代价将持续增高。当信托得到最初的赋权之后，其他的就都会随之

发生，再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如果真的由这个信托机构——而不是废弃物处理公司或是其他什么企业——来管理天空，还将带来一个美妙的奖励：每个美国人都将收到一份年度分红。

这个思想的实验过程已演变成为一个名为**天空信托**的提案，并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进展。这也是我关于公共权益思考的核心所在，并由此引出这本书。

个人的探索

本书背后的探索，远在我创建运营资产公司（Working Assets）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少年时，我曾帮助父亲为他所写的几本关于股市的著作演算数字，后来，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记者，我撰写过许多经济方面的文章，但直到 30 多岁我才开始接受真正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当时我刚刚度过了中年危机的阶段，我放弃了记者生涯而一头扎进了资本主义世界。

我当时的动机是多重的。一方面我已有些厌倦了写作，需要挣钱但又不想为别人打工；在另一个层面，我想看看我的很多想法到底是否行得通。我曾深受英国经济学家 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著作的影响，在其 1973 年的著作《**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中，舒马赫提出，资本主义已危险地偏离了自然与人类心灵。作为替代的方案，他展望了一个由小型企业所组成的经济体系²，这些小企业通常是由雇员所集体拥有的，并都使用清洁的科技。

怀着舒马赫的愿景，我投入了实践。我与五个朋友一道，创建了一个由雇员集体拥有的太阳能公司，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税制改变以前，公司一直都在蓬勃发展，而税制的改变压垮了尚不发达的太阳能工业。至此，我已深陷这个第二事业长达 20 年之久了。其间，我还创建了共同基金和一些电话公司，加入了一些银行和

制造企业的董事会，还投资了很多其他企业。所有这些我所投资投入的企业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在追求赢利的时候，还追求对世界的改善。这些企业的经理人们都有强烈的双重承诺：他们深知赢利是必须的，但同时都坚守着社会与环境的目标。

在此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运营资产公司的总裁，这个公司将毛销售收入总额的1%捐赠给致力于改善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份额是优先的而不是垫底的，无论公司是否赢利，都要捐赠。（我们有很多年都是没有赢利的。）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将其销售额的仅仅1%回报给社会，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企业从所处的大世界中**得到了**太多却从未付过费用。例如，如果没有大量免费的自然资源，我们如何能制造出任何产品？而如果没有诸如法律、道路和货币之类的大量社会基础设施，我们又将如何**销售**这些产品？我乐意这样想：我们都应该为作为有限责任企业所享有的特权而付出1%的使用费。

我还曾热衷于一个理念：以实证向其他公司证实，捐出销售额的1%，仍然是**能够**存活的，而运营资产公司可能触发一个能够改善世界的运动。我承认这是白日梦，但又不是全无逻辑的梦想。我的想法是，以1%的销售额回报社会，犹如给我们的基因（DNA）加入了一个变异基因，如果它能够在市场环境中存活下来，就可能被传播开来。当对新员工宣讲时，我总是会讲，我们公司所追求的是，使社会责任的基因成为未来的商业主导基因。

当我在1995年从运营资产公司退休以后，我逐渐开始反思我曾浸淫其中的这个逐利的世界，我曾在其中花费了20年时间尽我所能来对其系统进行测试，试图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双重的底线。我与那些对于自然、雇员与社区抱有真切关心的经理人和投资者们同袍共事，到头来，所有这些抱有良好动机的人们还是丝毫不能撼动追逐利润的主导底线，即使在生意增长的时候也不能。

反思之下，我意识到，自成年起我就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实质其实是：**资本主**